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on
Language — the Interpretation on Zhuang
Language Change

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

——壮语演变的阐释

黄平文 著

By Huang Pingwen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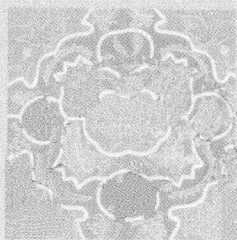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on
Language—the Interpretation on Zhuang
Language Change

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

——壮语演变的阐释

黄平文 著
By Huang Pingwen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壮语演变的阐释/黄平文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4
ISBN 978-7-105-10375-1

I. 论… II. 黄… III. 壮族—文化语言学—研究 IV. H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038 号

论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壮语演变的阐释

著 者：黄平文

策划编辑：张宏宏

责任编辑：张宏宏

封面设计：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010-64228001（编辑室） 010-64224782（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8

定 价：28.00 元

ISBN 978-7-105-10375-1/H·727（汉 22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相对集中，有自己的自治区，在基层群众中壮语的使用比较普遍，以壮语的演变情况阐释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实例。

壮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汉族的关系像走亲戚一样越走越亲密。春秋战国时期，百越族群在我国南方领居一方，壮族的先民西瓯和骆越就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族群。从秦朝统一岭南，汉武帝定九郡，马援南征，唐朝设羁縻州县，宋、元两朝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两朝改土归流，民国建省县，到新中国建立民族自治区，汉族文化逐渐扩大在壮族地区的接触和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加速了壮语自身的演化，并出现双语社会和从壮语到汉语的转用现象。可见，文化接触推动了语言的接触、变化和发展。

在文化环境中研究语言，这是自博厄斯和爱德华·萨丕尔以来人类语言学的传统，也是我国文化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按照萨丕尔的说法，语言有自己的沿流，语言因自身内部的相互作用会沿着一定的方向演化，但外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混沌学的原理来看，一个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常常因外力的扰动而发生重大的变化。黄平文的著作使用具体的材料，分

析了语言变化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语言系统内部元素进行调整的优化过程，这会因地区、年龄等因素造成语言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然后经过自身调整达到新的平衡；外因是指社会因素导致或加速语言的变化，社会文化因素成了语言变化的导火线。黄平文在书中介绍了壮族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对壮语的影响，分析了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同构关系，这种关系既吸收了萨丕尔的沿流说，又应用了混沌学理论中关于系统的外力扰动和平衡破缺的认识，使其对壮语演化的研究条分缕析，细致入里，有见地，有深度，在壮语演化的研究中，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黄平文的著作还有另一个意义，就是它从语言层面上揭示了壮族与汉族历史上的和谐相处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它虽然不像民族冲突、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却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1995年的科技大会报告中说：“协同进化的观点比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进化论，在反映自然进化时更全面、更准确。”黄平文从语言的角度，阐述了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这说明和谐相处、协同进化是促进民族进步、语言发展的历史动力，是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

语言是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总体的缩影。语言的脉动折射出文化演化的轨迹。通过语言研究文化，又通过文化研究语言，这种双向研究不仅是当代语言学面临的新课题，而且也是民族文化在文明冲突年代自立自强的一个新的视角。在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语言多样化的历史潮流面前，语言学怎能固守在自身结构的网络之中，充耳不闻

世界历史的步伐，而独善其身呢？文化语言学承担着支撑民族文化独立价值、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而这个目标又是靠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工作来铺路的。黄平文的著作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做了一件扎扎实实的工作，是值得读者细心体会的。

黄平文的这部著作是在 2001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他钻研相关课程，博览群书，不断汲取前沿学科的新养料，使他的论文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后经几年的修改和充实，使之更臻完善。现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与读者见面，接受读者的检验。在这欣喜的时刻，我特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希望作者在不断的探索中继续前进。

张公瑾

2008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文化和文化接触	(1)
第一节 文化定义概说	(1)
第二节 文化接触与接触方式	(5)
第三节 文化接触：文化互动与整合过程	(11)
第四节 影响文化接触的机制	(25)
第二章 文化接触对文化的影响	(32)
第一节 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的开发	(32)
第二节 汉文化对壮文化影响的历史	(43)
第三节 汉文化对壮文化影响的特点	(46)
第三章 文化接触对语言的影响	(53)
第一节 文化接触与语言影响	(53)
第二节 语言接触：语言互动与涵化的过程	(56)
第三节 语言演化：语言系统的调适和修补	(78)
第四章 社会系统对语言演化的影响	(88)
第一节 社会系统和语言系统的关系	(88)

第二节 壮族社会系统的演变对壮语的影响	(92)
第五章 汉语影响下的壮语沿流	(101)
第一节 壮语语音的沿流	(102)
第二节 壮语词汇的沿流	(154)
第三节 壮语语法的沿流	(181)
第六章 壮语语言功能的变化	(198)
第一节 壮族语言的兼用	(198)
第二节 壮族语言的转用	(213)
第七章 文化教育对语言的影响	(225)
第一节 壮族文化教育的历史回顾	(225)
第二节 文化教育对壮语发展的影响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5)

Contents

Preface	(1)
Chapter One: Culture and Culture Contact	(1)
1.1 A summary of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1)
1.2 Culture Contact and Contact Channels	(5)
1.3 Culture Contact: Process of Cultur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11)
1.4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ing Culture Contact	(25)
Chapter Tw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on Ethnic Cultures	(32)
2.1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Zhuang Region by the Past Central Governments	(32)
2.2 History of Han Culture influencing Zhuang Culture	(43)
2.3 Features of Han Culture influencing Zhuang Culture	(46)
Chapter Thre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on Language	(53)
3.1 Culture Contact and Language Effects	(53)
3.2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Intera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56)
3.3 Language Change: Adjustment and Amendment of the Language System	(78)

Chapter Fou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ystems	
on Language Evolution	(88)
4. 1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ystems and Language Systems	(88)
4. 2 The Influ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Zhuang Social Systems on the Zhuang Language	(92)
Chapter Five: zhuang Langu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101)
5. 1 Zhuang Sound Changes	(102)
5. 2 Zhuang Lexical Changes	(154)
5. 3 Zhuang Grammar Changes	(181)
Chapter Six: Changes of the Function of	
Zhuang Language	(198)
6. 1 Assimilation of Zhuang Language	(198)
6. 2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Language	(213)
Chapter Seve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Education	
on Language	(225)
7. 1 History of Culture Education of Zhuang Minority	(225)
7. 2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Edu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Zhuang Language	(229)
Main Bibliography	(240)
Postscript	(245)

第一章 文化和文化接触

第一节 文化定义概说

文化，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相反，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的确，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除了那些纯粹的自然界的物质之外，文化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文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天都与文化打交道。但是，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19世纪中叶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界文献中已超过三百多种。这几乎成了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能产生多少个“文化”概念。一种认识对象引来如此纷繁的界定，说明“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性。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和审视研究对象，加上认识层次的差异，必然带来概念的不同；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被观察的对象在不断变化。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的内容和结构总是日益丰富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断调整的。同时，人类对于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和全面。因此，关于文化的概念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在中国，“文”与“化”起初是分开使用的，各有所指。

“文”的本意指纹理，如《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后来，“文”引申为文雅、人的修养，常与“质”、“野”相对，如《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进而，“文”又引申为美、善，如《礼记》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化”的本意指更易、生成、造化，如《易·系辞下》载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大约到战国秦汉时期，“文”与“化”并联使用，指文治和教化，与“武功”相对而言。如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同时，文化也指礼乐制度、法令条文等。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含义源自西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历程。它最初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由耕作、栽培、饲养、教育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后来，到了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了“智慧文化”，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修养”，这是因为西塞罗认为人的智慧也需要进行加工，就像农民整治和耕种土地一样，它包含有培养人参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中世纪，文化概念被神学所扭曲和掩盖，取而代之的是“颂主”、“祭祀”等一类的术语。直到17世纪，德国法学家S. 普芬多夫（1632—1694）才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这个概念把文化从神学中分化出来，并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奠定了基础。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含义，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民族学、文化学的产生而赋予的。其中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E. B. Tylor, 1832—1917）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最引人注意。在书中，他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来，他说：“文化就其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

和习惯的复合体。”^① 后来，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如奥格本、亨根斯、维莱等，在泰勒定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实物”一词，使文化成了“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②。

中国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引进同步，时间大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最初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文章中出现。尔后，有关文化的话题在中国大地上得到热烈地讨论，对“文化”定义的解释众说纷纭，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历史连续性。这个解释值得赞赏的是，它既包罗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又把制度文化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只是它概括得粗疏一些，没有强调人的活动能力。社会历史实践只被看成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能力，这是其不足之处。其实，汤因比所指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应于人的能力，就是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思维能力。它理应包括在‘文化’这个概念之中。”^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重新恢复，文化话题再次被关注，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再一次

① 转引自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第 2 版），382 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② 同上注。

③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23 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被提到了日程上来，并且步步加温，中国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热”。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文化新思潮中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既是这场文化思潮的产物，又是这场文化思潮的领头羊。文化语言学“克服了我国语言学期以来只注重语言的具体分析，忽略语言理论研究的弊端，比较注意理论问题，从整体上把握语言，对语言作文化解释”^①。在众多学者对文化再认识中，张公瑾先生的“文化”定义颇为引人注目。他说：“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②“显然，这比前人下的定义更简练，更贴近概念的本质，内容也更具体一些。更富有意义的是，把文化看成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成果的积累，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的多元性及其普遍价值。”^③张先生把语言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进而认为，语言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词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上，而且还体现在语音、语法、语言的结构类型、谱系分类以及语言的地区分布和文字等所蕴含的文化意义里。他主张把语言看成社会、文化现象，从语言和社会两者的联系中去研究语言，并彼此互相解释，提出利用语言资料来论证民族史，说明古老的宇宙观念，考证民族起源，证明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④

张公瑾先生对文化的阐释，给文化的含义提供了一些新的认

① 黄平文：《〈文化语言学发凡〉评介》，载《民族语文论坛专辑·三月三增刊》，1999（89）。

②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23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③ 黄平文：《〈文化语言学发凡〉评介》，载《民族语文论坛专辑·三月三增刊》，1999（89）。

④ 参见张公瑾：《社会语言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4）。

识,对我们把握民族文化的范围、认识民族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价值、认识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关系大有帮助。

第二节 文化接触与接触方式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单一的群体归属,它是维系群体的纽带。所以,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区别不同群体的重要标志。各种社会群体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最鲜明的是民族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这个特性是伴随民族的产生而形成的,它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标志、条件和结果。“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某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特异点,通常在经济生活、政治结构、社会组织、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上,都表现出民族的特性。其表层结构为直观性形态,深层结构则为心理形态即价值观、审美观、特殊心理、特殊心态。民族性对于人类文化来说是个性,而对一个民族来说则是共性。”^①

文化是人类所有劳动的成果,它的内容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不断丰富。所以,文化是跟随人类的进步在不断变化的。从这层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变化是文化的性质,也是文化的特征之一。文化的变化,既有分化,也有整合;既有变异,也有涵化。^②

① 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1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第2版),392~39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一、文化分化、文化整合、文化变迁、文化涵化、文化接触

文化分化是指从旧的文化系统中分化出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这里所说的“旧文化系统”是相对于分化后的“新文化系统”而言的，它既可以是民族的、国家的或整个社会的，也可以是社区的、群体的。在社会发生变化时，旧文化系统中就会产生新的文化取向，并与旧的文化发生矛盾、冲突。当这种矛盾、冲突突破临界点时，原来的文化系统的平衡态就被打破，从中衍化出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变化现象被学术界称为文化分化。文化分化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由游牧文化中分化出了农耕文化。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互相影响、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分化是一种旧的文化体系中分化出新的文化体系，是以一变多，而文化整合则与之相对，是多种文化共同整合出一种新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典型实例。

文化变迁又称文化变异，是指或由于社群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社群间的接触而引起一种文化系统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一般认为，文化变迁通常都是从文化内容的变化开始的，然后才逐渐引起文化结构或文化风格的变化。

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由于持续接触、影响而造成一方或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异。一般来说，这种文化变异可能出现三种结局：一是接受，即在保证原文化体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接触、选择、采借，接受对方的某些文化成分；二是融合，即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同化，即受到借入文化的影响，逐渐失去本文化的特

点而成为他文化的一部分。

不管是文化分化或文化整合，还是文化变迁或文化涵化，这些都属于文化变化和发展的特征。世界上文化的变化，往往是以一种特征为主流，同时伴随有其他特征，这是由文化变化机制决定的。文化的变化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引起，其一是由文化自身内部规律的作用而引起，即社会自身的发展，如进化、发明、发现而引起；其二是由外部接触而引起，即由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而引起。

文化接触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互相、持续地接触而导致文化变异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接触必须以异质文化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同一种文化不存在接触的现象。

在多民族的地区或国家里，文化的接触往往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接触。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多个民族交错杂居与密切交往，相互学习，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就是多民族文化接触的典型例子。在多民族杂居地区，也属于这类接触，如在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均为地区性的民族文化接触。再从狭义角度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如政治的、战争的）而发生支系分化或地域差异，但后来交往的壁垒被打破，它们又发生互相接触，这也是文化接触的一个类型，但是不很普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民族文化纯粹是自己生成的和发展的，绝大多数民族文化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充实自己，并推动自己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生成和发展的。我们平时谈论的“文化接触”，多是指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

文化接触是普遍现象，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无时不在接触，尤其是现当代，经济全球化将加速全球文化的接触，经济的区域